



LING TING XI ZANG

聆听西藏



以小说的方式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

以小说的方式

聆听西藏

龙冬 选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聆听西藏

以小说的方式

责任编辑 张 维
 张晓岚
封面设计 王玉辉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373000

印张: 15.625

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
云南新华彩印厂

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0 册

ISBN7 - 222 - 02487 - 5/1 · 646

定价: 22.00 元



目录

金珠玛米女曼巴

碎 片

在拉萨

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

到西藏找狗

等待蓝湖

在这里上船

帕拉的两个牧人

让梦穿越你的心

永恒的山

寂寞高原

随风飘去

世纪之邀

阿古顿巴

黑森林

白 色

明天的天气会比今天好

毕淑敏 1

周大新 28

魏志远 70

马 原 80

何立伟 96

子 文 106

色 波 120

加央西热 133

池 莉 145

金志国 174

裘山山 186

田 文 2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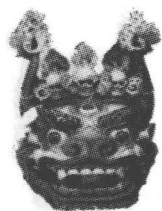
扎西达娃 211

阿 来 225

冯少华 238

通 嘎 271

扎西班典 281



目录

生命树
屋 顶
无性别的神
异 邦
低 烧
绿 色
相 遇
大河滩猎场
隧 道
阳 光
拉 萨
一个老尼的自述

后 记

吉米平阶 295
启 达 305
央 珍 327
皮 皮 339
冯 良 360
杨金花 382
格 非 395
于 斯 430
索 穷 451
龙 冬 453
李 冯 459
格 央 474

黄宾堂 492



金珠玛米女曼巴

糖衣氧气压缩片

小如、果平、河莲、鹿鹿和我，有幸成为西藏阿里的第一批女兵，开始向雪山之巅进发。我对命运一向采取随大流的态度，只是耿耿于怀：没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，连博学的连长也整不明白，是不是有点欺负小兵？连长好像觉出了孤陋寡闻，就是对下属的不负责任。当我们上山的汽车已发动，人们一把鼻涕一把泪依依惜别的时候，连长的最后一句话是，那事给你们问了，好像是一句藏语。“阿”——是甜的意思。“里”是硬核的意思。现在，阿里是什么意思，你们明白了吧？

五个脑袋从绿色篷布下探出来，异口同声地说，不明白！

毕淑敏，1952 年生
于新疆伊宁。女。汉族。
在北京长大后参军，于
1969 年赴西藏阿里军分
区当兵，服役十一年，
历任卫生员、军医。
1980 年转业返京，任内
科主治医师。从事医学
工作二十余年后开始专
业写作。获北京师范大学
文学硕士学位。发表
文学作品 200 余万字，
著有《毕淑敏文集》（四
卷）和长篇小说《红处
方》等。国家一级作家。
现供职于中国有色金属
工业总公司。

连长仰天长叹一声，说，要是男兵，早就明白了。可惜你们是女孩，平常看着挺机灵的，一到关键时刻，就差成色。甜的硬核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杏干啊！

我们快乐地交换着女妖般的眼色——想想吧，分到一个遥远的充满了杏干的地方，多么地甜蜜和金黄色透明啊！我的腮帮子隐隐地酸起来了。

上山了。

车厢里载了许多麻袋，内装大米。坐在麻袋上，把脚像芭蕾舞演员一般竖起，插进麻袋的缝隙。汽车摇摇晃晃地在布满石子的路向山上爬，像一只笨拙的绿毛龟。

人人脑袋上方，笼罩着一片绿色。不是天的颜色，是汽车篷布笼罩的效果。我们大呼憋死了，要求同行的老兵批准揭开这顶盖子，看看外面的风景。

“透过篷布上的窟窿，你们尽管看，看个够。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。没听人说吗，眼皮是世界上最大的物件，你只要睁着眼，有什么看不到的？”同行的老兵懒洋洋地说。他是下山治病的，听说病还没治好，工作紧张，要他上山，所以他闷闷不乐，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新兵连长把我们几个女兵交给他，委托照应，他好像不堪重负的毛驴，又被人强压了一捆柴火，忿忿的不爱理人。

我们只好像预备行窃的小偷一样，每人揪住篷布上的一个小孔，尽力向外张望。汽车颠簸着，大米麻袋不停地上下蹿动，好像一尊浑身长着硬颗粒的庞然大物，不甘心驮人，一有机会就想把我们 from 它背上掀下来。我被晃得肠胃错位，说：“一会儿，你们谁帮我一下？我打算改造一下座位，用几袋大米，摆成沙发模样。虽说硌屁股，肯定比现在舒服得多。”

同病相怜的女兵，精神一振，都说我主意不错。

“胡说！”老兵斥我。

“怎么啦？”我不服气。

“你找死啊！上山的路，奇险无比，咱是摸着阎王鼻子走钢丝，你还想舒服？到时候一个急转弯，你的麻袋沙发砸下来，屁股倒是不咯了，整个人成了米粉肉！”老兵慢吞吞地说着刻毒的话。

想想也是。我讨了个没趣，只得乖乖地坐着重新张望。车外是一片青翠的原野，有薄荷样的清凉味道，弥漫在裹着黄沙的空气中。

“要走几天，才能到目的地啊？”有人问。

大家都默不作声，车里能回答这个问题的，只有一个人。可是此刻他眯缝着眼，好像已经昏过去了。

“要是没什么意外的话，也就是说，不翻车，不遇上暴风雪，司机不得急病，车子不抛锚……六天。”过了好久，当我们对获知答案基本绝望的时候，老兵瓮声瓮气地回答。

“天啊，要走那么远的路！那还不到了外国啦？要是能快点就好了，到了我就能给我妈妈写信了。”鹿鹿说。她是我们之中最小的，肯定想家了。

老兵突然睁开眼，说：“车走得那么快，有什么好的？还是慢点好，抓紧时间，好好看看，好好闻闻吧。”他说得很认真，像是在传授什么秘诀。

我们四处乱瞧，耸动鼻子，但除了山峦和扑面的尘土以外，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好味道。只好请教他：“你让我们看什么闻什么呢？”

“看地。闻气。”老兵很简略地说。

地有什么好看的呢？每个人都在地上生活了十几年，地就像我们的身体，早就熟透了。现在我们巴望的是早早到陌生的高原上去。至于空气，不就是一种无色无味风一样流动的东西吗？它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我们，鼻子里嘴巴里胸膛中都充满了它，从

一出生我们就与之相伴了。

不得要领，只得继续请教傲慢的老兵。老兵这一回很健谈，好像一直在等着教育我们的机会。“马上就要开始爬山了，当然，是汽车在爬，不是我们爬。但是都一样，你会觉得路在我们面前立起来，汽车像个铁猴子攀登。爬得高了，氧气就慢慢稀薄了，好像空气和冰雪有不共戴天的仇恨，雪多的地方，气就越来越少。”

“空气少了，是一种什么滋味呢？是不是就像感冒时，鼻子里堵满了鼻涕的感觉？”大家纷纷议论。

“不是那么回事。比起来，感冒就太舒服了。缺氧的感觉，就像有人掐住你的脖子，然后用鞭子赶着你在玻璃罩子里跑。你拼命张大了嘴呼吸，可是肺永远是空的……”老兵若有所思地说。

这真是太可怕了。我们一个个煞白着脸，好像在听一个从地狱里回来的人讲旅游经历。

老兵是个很奇怪的人，当我们满不在乎的时候，他就吓唬我们。我们真的害怕了，他又变得大大咧咧。“我告诉你们一个治缺氧的好办法吧，百治百灵的……”他很神秘地说。

“啊，我知道的。一定是吸氧气了。”鹿鹿的家里有从医的根底，抢先说道。

老兵有些泄气，但他很快恢复了指点江山的气概，说：“你那是洋法子。荒山野岭的，到哪儿去找氧气筒？我说的是土方子，偏方治大病，你们知不知道？”

我们怕他一生气，就不讲了，忙狠狠地瞪小鹿，齐声说：“知道知道，偏方治大病。”

老兵这才告诉我们：“治缺氧最好的办法是——用背包带，喏，就是你们捆行李的那种，把自己的头紧紧地缠起来。记住，一定要用那根宽带子，窄的不管事。”

我们目瞪口呆，果平第一个战战兢兢地说：“那还不得把人

勒死了？”

老兵大不耐烦，说：“我让你勒的是太阳穴那个位置，又没让你勒脖子，怎么就会死了！”

大家想想也是，河莲说：“是不是勒成日本浪人那副模样？”

老兵说：“日本浪人什么样，我没见过。反正这个法子治好了许多缺氧头痛的兵，信不信由你们。”

我们赶快说：“信信！”

说话间，汽车马达发出很怪异的声响，好像是发动机得了肺炎，吭吭哧哧直咳嗽。老兵警觉地说：“这就是开始爬大坂了。平原已经一去不复返。”

我们从墨绿色的汽车篷布缝隙，注视着越退越远的平原，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变化就要出现了。

老兵谆谆告诫我们说：“今天我们到了兵站的时候，你们一定不可跳下车就撒腿跑。因为身体根本不适应高原，你一剧烈活动，心脏的负担突然加重，它受不了，就罢工了。你就永远睡在第一个兵站了。”

尽管老兵的口气很平稳，我们还是吓得不敢大口喘气，河莲似乎连笑也很节省气力，再不像往日那样哈哈个不停，只是小小地抿着口，好像旧时代的小姐。她不放心地说：“如果背包带勒头不管事，怎么办呢？”

老兵很干脆地说：“那就成烈士呗。阿里这地方就这点好，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，只要牺牲在高原，就算是正儿八百的烈士。说起来也有道理，要不是保家卫国，谁到这天边似的地方来呢。”

我们都不想小小的年纪就成为烈士，因此就很注意保养自己，大家话也不敢多说，软软地靠在大米袋子上，生怕一个微小的举动，消耗掉体内宝贵的氧气，悲惨地成了第一个用背包带勒头的人。

缺氧有一种轻度的麻醉作用，像喝了酒似的，晕晕乎乎。初次体验这种感觉的我们，以为它是晕车呢，并不在意。只是原来观看景色的眼皮，好像被糊了一层透明胶纸，你什么都可以看到，却觉得遥远而虚假。刚开始是冷漠地眯起眼帘，后来干脆昏昏欲睡，仿佛被人施了武林中的“麻骨松筋散”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“到啦到啦！”老兵喊起来。

我们一惊，今天怎么过得这么快？老兵说：“第一天登山的路，料到大伙都不习惯，特地安排得短些。以后甭想这么舒服了，晓行夜宿，早上摸着星星出兵站，晚上揣着月亮进兵站。对了，这还是在车子不闹脾气的好运气下。要是出了故障，另当别论，也许在冰大坂上蹲上个三天两宿，也正常。”

老兵有个爱好，特别喜说不吉利的话，从中感到极大的乐趣。

河莲撇撇嘴。那没说出来的话，我们都听到了——“吓唬人呗！”

老兵不傻，看出了我们的不以为然。他撩开篷布，一指兵站后面的小山，说：“看到了吗？”

兵站这个名字，很有点烽烟缭绕的边塞感，想象中该是庞大的屯兵之地，发生过“增兵减灶”之类惊险的故事。哪怕是军棋上的兵站，也有些不凡。谁一躲进去，就可避免炸弹的袭击。军长司令，也常常在内休养生息。可眼前的这几间低矮的小平房，冒着袅袅的炊烟，和普通的民居差不多，实在让人难以生出英武之感。至于兵站后面的小山，要不是老兵特意提示，根本就没人关注。一路上，这种貌不惊人的山梁，大约经过了十万座。

“看到了。”大家应付老兵说。

“看到什么啦？”老兵穷追不舍，好像诲人不倦的老师，课堂上提问没完成作业的差生。

“看到一座普普通通的山。”我们懒懒答道。

“谁让你们看山了？我让你们看的是山上的东西。”老兵有些火了，脸皱得像汽车轮胎。

“山上还有东西？”我们很吃惊，幸好我们都是刚验过身体的新兵，视力绝对雏鹰般敏锐，很快就看到了小山坡上的确有一些隆起的小土包，好像还有凋零的白花。

“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？坟。是一些像你们一样年轻第一次上山的兵，没经验，觉得高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天是一样的蓝，水是一样的清。他们不听招呼，低估了高原的杀伤力。有人因为憋了一泡尿，下了车就跑，啪地摔倒了，再也没起来，永远留在高原上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在上山的每一个兵站后面，都会看到一片铺满白雪的墓地。今天才是高原的边角，雪山的第一节台阶。假如你们要想在高原上活下去，必得对高原毕恭毕敬。你瞧不起它，它就让你拿命来向它陪不是。记住了吗？”老兵这一席话，说得我们开始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老兵率先下了车，铁拐李似的，走得极慢。我们按照他的样子，像旧社会的小脚女人，一步迈不了三寸。

西部夜幕落得晚，这天行程也短，此刻太阳在很高的山上悬挂着，像一只金羽毛的火鸟，灿烂而冷漠。果平说：“啊，我对高原的第一个感觉是寂静，第二个感觉是寒冷，第三个感觉是空旷，第四个感觉是……”

老兵不屑地说：“这里才三千多米，你就那么多的感觉。要是到了阿里，足有五千多米，你还不得弄个十来八条的感觉，累不累啊？”

果平仿佛被人塞了一脖子雪，立时打击得没了说话的情绪。我们慢慢走到食堂，默不作声地开始吃饭。主食大米饭，菜肴因为一下来了这么多人，兵站措手不及，就倒了半盆酱油，说用这个拌米饭，很好吃的。

我心说：这玩艺黑不拉济咸不溜秋的，倒在米饭里，能咽得

下去吗？

嗨！真奇怪，舌头一上了高原，好像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，竟然完全分辨不出食物的味道。米饭吃到嘴里，像一粒粒长着刺的锯末。酱油汁把米饭渗透到发红发黑的地步，也不觉咸，好像搅拌进去的是一种无味的特殊颜料。胃比舌头可捣蛋多了，刚吃第一口，就想吐。

看我们眉头紧锁不动筷子，老兵大口咽着饭说：“知道了吧，这就是高原的厉害了。它会变魔术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放弃在平原上的许多怪毛病。吃东西，不是为了舌头，而是为了肚子，为了脑袋，为了胳膊腿……一句话，为了能在高原上好好地活下去，你必须得吃。别理舌头那个家伙，听它的，你什么也不想吃。更别理胃那个软溜溜的没骨气玩艺，它想吐，你愣吃，它也没法，吃进去就是胜利。”

我们像吃毒药似的，每人填了半碗饭。甭管老兵怎么用眼光督战，还是义无反顾地撤离饭桌，到各自房间睡觉。躺进冷硬如铁的被子时，我最后一个动作是看了看宽背包带放在哪儿。

嗨，也不知道明天早上，我还会不会在阳光下醒来？要是就这样“烈士”了，倒也不算太难受。我想着，很快睡着了。

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没什么独特的倒霉感觉，我甚至都有点失望了，高原不过如此。

但很快，我就知道自己小瞧了高原。它用大智若愚的绵长内力，慢慢地持久地消耗着我们，当到达海拔六千米的界山大坂时，猛地一变脸，发动了全面的攻击。

胸膛里吸进的好像不再是空气，而是一种粘糊糊的金属，沉重而压抑。肋骨好像变成了八脚章鱼，紧紧地箍着肺，让它没法像平日那般自由扩张。脑袋里装满了打火石，摇一下就金星乱冒。眼珠子胀得难受，恨不能把它抠出来，用冰凉的雪水擦擦四周，再安回狭小的眼眶。每个人嘴唇青紫，好像刚刚吃完玫瑰香

葡萄，葡萄皮没吐干净。

恰好这时，由于海拔太高，气压太低，汽车也犯了高原病，水箱开锅了，呼呼直冒热气，像个火车头。司机只好停车，到远处去背雪，赶快给发高烧的汽车降温，让它歇息一会儿，才可继续赶路。

我们像些八十岁的老婆婆，颤颤巍巍地爬下车。虽然一上一下又要消耗不少体力，喘似多年的老气管炎病人，我们还是要站在雪地上，透透风。

无垠的雪原环绕着我们。五个女孩互相搀扶着，站在巨大的高原中央，惊讶它无比的美丽和壮观。天蓝得让人误以为是深不可测的海底，一朵白云像沉睡千年的珊瑚礁，凝然不动地沉没在空中，喜马拉雅鹰像热带鱼一般翩翩而过，黑翅掀起的气流，使山影像浸在水里的绸缎般抖动不止。陡峭的山峰戴着白雪的桂冠，安然地屹立着，好像在打坐，思索着人世间的难题。在偏戴着的帽子顶端，镶着钻石般的冰川。阳光照耀下，折射出的无数根银线，几乎要把人的双眼刺瞎。精灵般的野马，用花瓣一样的蹄子把山石敲打出紫色的火星，似岚气顺着山脊蜿蜒攀升，只把一条乱甩的尾巴，留在跟踪它的眼光里……

我们呆呆地看着，缺氧使我们变傻，恍惚间觉得自己到了月亮背面。虽然极端的荒凉，但美得令人不可思议。

鹿鹿的头上早已绑了背包带，因为用力过大，额头勒得像个细腰葫芦，嘴巴被扯到耳朵根，好像她无时无刻都在嘲笑谁。她说：“还偏方治大病呢，我的脑袋都捆成炸药包了，一点用也没有。”

果平说：“真想把肺从肚子里掏出来，邮寄到平原去，让家里人给灌饱了氧气，再寄回来。”

河莲说：“那可得挂号。要是万一寄丢了，你不就成了有心没肺的人了？”

沉稳的小如说：“我有一个设想……”

大家就都很感兴趣地凑过来，要知道在这里冒出来的设想，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级的。别的地方海拔哪有这么高！

小如说：“我想制造一种氧气压缩片。小小的，白白的，很洁净的样子。含在嘴里，甜甜的，用舌头一抿，就有清凉的氧气从牙缝中源源不断地冒出来。呼吸到肺里，肺就像海上的风帆一般，张开来，像白蝴蝶一样，所有缺氧的难受就都消失了。”

我们听着，都无限神往地抿舌头，舔牙缝……可惜啊，嘴里翻腾的都是昨天晚上酱油泡米饭的滋味，小如的氧气压缩片只是一个梦。

老兵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，听了我们的谈话，说：“氧气可以压缩到瓶子里，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呢。压成片，没听说过。就是能行，也不能做。太危险了。比如你兜里装了许多氧气片，要是经过炉子旁边，会呼地一下烧起来，爆炸起火……”

我们掐着自己的太阳穴，困难地思索着老兵的话，在高原上，神经的传导也像蜗牛一般磨蹭。半晌之后，我们在心里强烈地反驳他：老兵，你也太没点想象力了。难道不能把氧气压缩片的外面，裹上一层保护的红红糖衣，让它像巧克力豆一般美丽吗？揣着它穿过火焰的时候，至多是外皮有一点发粘，并不会影响使用。需要的时候含在嘴里，轻微的香甜过去之后，糖衣融化完，就一定会有带着薄荷味的氧气，像雨后森林的风一般，源源涌出。

八月里，穿着棉衣

阿里的军人照相，只有等待一个机会，就是高原服务队上山的日子。山下的人们，会在高原最温和的季节，临时组织起一支慰问的队伍，十几个人，文武都有。文的指的是文工团员带来几

个小节目，边防哨卡巡回演出。武的是一部浑身散发热气的洗澡车，它呼嗤呼嗤开到哪儿，汲水烧锅，那里的人就可以洗上一次热水澡。但看节目的时候虽然开心，节目看完，也就忘了。洗澡当时舒服，过一段时间，身上又脏起来。最受人欢迎的，还要数服务队的摄影师。

摄影师通常是两个男人，一个老一个年轻。不知人员配备时出于何种考虑，大概是想老摄影师有经验，但是身体可能顶不住，年轻人可以扛机器，多干点力气活，有取长补短前仆后继的意思。

一天果平对我说，高原工作队上山来了，里头有一位老资格的摄影师，助手是个机灵的小伙子。

我说，情报这么准，是不是已经去偷着照了一张？

果平大叫冤枉，说摄影师一天只能照五十个人，每人只限两张。大家得排着队来，轮到谁会通知，别的人一律原地待命。

我说，那我们这拨排在何时？

果平丧气地说，据我所知，大约是三个月后。

我灰心丧气地说，那么久！我都成老太太了。

可是有什么法子呢？等着吧。在那以后的日子里，你要是看到哪个人一边走，一边偷着看什么，不时地捂着嘴乐，一见别人注意他，马上若无其事一本正经起来，飞快地把什么东西藏进兜里……不用猜，他一定是刚从摄影师那里，取回了自己的照片。

我们掐着手指头，计算着轮到我们的日子。不料传来的都是坏消息，先是摄影师每天拍摄的人数不断减少，好像一支行动迟缓作风稀拉的队伍，在玩“增兵减灶”的游戏。摄影师刚开始解释，说是为了保障每人的形象都笑容可掬，照得不好的，比如愁眉苦脸、眨了眼成了瞎子的等等，都要返工，所以耽误了时间。大家刚开始还谅解他们，但后来进度越来越慢，简直像磨洋工，每天只能照十几个人，有些人照得很丑，也并不返工。人们

开始忿忿不已，但又敢怒不敢言。生怕谁打了小报告，把说坏话的你，告诉了摄影师，他们怀恨在心，轮到你照相的时候，随便一个动作，就把你照成丑八怪。这样的照片，你不要吧，过了这个村，就没这个店。要吧，万里迢迢地寄回家，你妈一看你这么不成嘴脸，准得吓一大跳，心里不好受，多不划算啊。出于这种考虑，人们暗地里埋怨，当面见了摄影师，又是主动打招呼，问寒问暖，再亲切不过了。

最坏的消息传来了，摄影师无法适应山上的恶劣气候，得了很重的高原病，改变计划，再过两天就要下山，返回平原了。

简直是晴天霹雳。（注意啊，这只是一个形容词，因为高原只下雪，不下雨，所以是没有霹雳这种雷电现象的。）

怎么办？果平问我。

还能有什么办法？等着服务队明年重来吧。我无可奈何地说。

再想想吗！果平不屈不挠。

我说，除非你绑架摄影师，用手枪逼着他给你单独摄影。

你这个办法好极了！果平一蹦老高，然后又赶紧蹲在地上抚着胸口喘气。要知道高原上任何突如其来的动作，都相当于百米赛跑和徒手格斗。

我说，什么办法？绑架还是手枪？

果平说，不是绑架，是单独拜访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登门找找摄影师，哀求他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，为我们留个影？

我说，好啊，不妨一试。咱们快叫上大伙，一起去。

果平说，不可。你以为这是打狼啊？一窝蜂，那么多人，还不得把摄影师的心脏病吓成心力衰竭？要是一两个人要照，还能咬咬牙。这么一大群，除了断然拒绝，把你们赶走，谁也没法发慈悲。

我说，咱俩吃独食，总有点于心不忍。